



深夜的蚕豆声

——丝绸之路上的神秘采访

雪漠 · 著

十九个挑战
你世界观的
西部故事

在丝绸之路的那个重镇
上，有过这样一种文化
活动：这样一个男人
某个月夜，来自西方的
你，与丝绸之路上的，我，
神秘相遇了。于是，那些
消失了的西部灵魂，还有
他们承载的西部文化，在
深夜的蚕豆声中，一一复
活了。——

读懂了本书，你便读懂
了丝绸之路，读懂了你的
命运，也读懂了你的
未来之路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深夜的盗匪声

——丝绸之路上的神秘采访

雪漠 ·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夜的蚕豆声：丝绸之路上的神秘采访/雪漠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02-011325-5

I. ①深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18420 号

责任编辑 陈彦瑾

装帧设计 黄云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50 千字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7.75 插页 3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325-5

定 价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这本书很有意思，里面有个跟我对谈的汉学家。在一个山谷里，我跟她聊了好几个晚上。她说她一直想了解丝绸之路，不过，她想了解的，不是社会学家眼中的丝绸之路，而是作家眼中的丝绸之路，换句话说，她想了解那些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活生生的人。

我说，那么，我还是给您介绍我的小说吧，这是我的长项。我说，当您知道了我小说里的人物，以及小说背后的故事——它们也真实地发生在我的生活中——您只要了解了它们，也就了解了西部，也就了解了丝绸之路，也就了解了那个时代的中国。

我的一篇篇小说，是一粒粒露珠，能折射出整个世界呢。

她笑道，我知道。她的笑声里充满沧桑，但脸上有一种少女的红晕。我喜欢那红晕里发出的沧桑笑声，望着那红晕听那笑声，我听出了一种生命的厚度。我想，她定然会理解我的小说的。她一直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，她是一个很有文化激情的汉学家。

她说她非常喜欢我的小说，最喜欢那篇《新疆爷》。我说，我还有许多比《新疆爷》更精彩的故事，通过它们，您就能在一本书中读懂雪漠、读懂西部、读懂丝绸之路，甚至也读懂中国。

于是，我和她的相遇，就促成了这本书。

当然，书中的“你”，既是她，也是你，更是另一个我，或者是我进入世界时的另一种视角。透过这个视角，通过这次对谈，你也许可以更懂这些你熟悉或不熟悉的故事。

对于想了解西部、了解丝绸之路、了解中国的朋友，这本书，也许是有着另一种色彩的范本。记得当初英国《卫报》发表《新疆爷》时，对它的定位，就是中国故事。

开始，我想给她推荐我的《大漠祭》《猎原》《白虎关》们，为写它们，我融入了我的生命、我的灵魂、我所有的真诚。我对世界、对中国、对西部、对人类观察，都融入我的长篇小说中了。我告诉她，我那七本厚厚的书，可是七个世界。你要是想了解中国，了解丝绸之路，应该读它们。

汉学家笑了，她笑着说，是的是的。不过，它们像是七座大山，气势汹汹地立在那里，让忙碌的她望而却步了。我理解她。她说，她的感受，也是许多人的感受。她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，读懂西部，读懂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。

虽然我理解她，但还是有点可惜。经历了写《西夏咒》们的那个过程之后，我明白了，一个作家想写出一个时代和世界，有多么不容易。他需要大量的积累和沉淀，写进书里的，都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，他要像打铁那样，把自己心上的污垢都清除干净——这个过程有多难，你可以去看《一个人的西部》，虽然每个作家的修炼不一样，我的方式是禅修和读书，但我们经历的那个过程的艰辛程度，却可能是差不多的。即使是托尔斯泰那样的贵族，没有生活之忧，在精神层面也定然经历过艰辛的阵痛和挣扎——然后用那颗饱满、博大、慈悲的心贡献出世界需要的心灵营养。所以，每部经典小说之中，都有作者独有的世界，有他生命的全息，有作品所处的时代全息，有他生活的地域全息，也有他承载的文化全息。尤其是《战争与和平》这样的书，我总觉得，被作品篇幅吓到而错过了它的那些读者，实在有些可惜。但我因此也随喜那些中短篇小说们，因为，只要作家的人格是完善的，也真正地历练了人生、关注了世界，那么，无论他写的小说有多短，哪怕里面只有一个人物，你也会通过这个人物，看到他所处的时代和经历的世界。

我很少写中短篇小说。从我写出《大漠祭》开始，我的写作就进入了喷涌。我总是从灵魂中喷涌出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总是饱满，总在汹涌，有点像大海了，中短篇小说的杯子往往容不下它们。每次一写完，从写作氛围里出来，就发现又有三四十万字了。一些好心的编辑，就总会从我的长篇小说中选出几万字，发表在杂志上。虽然那只是几朵浪花，你也会感受到大海的气息。《掘坟》《母狼灰儿》

《深夜的蚕豆声》《神婆》《鼠神》《博物馆里的灵魂》《美丽》和《豺狗子》，就是这样诞生的。

不过，这本书的重点，不仅仅是解读故事和人物。我想，说不定，那位汉学家需要的东西，读者们也许需要呢。

我的作品有个特点，就是有一种定格时代的意识。那些短篇小说，包括我刚文学开悟时写的那些短篇小说，像《新疆爷》《马二》《马大》《磨坊》《黄昏》《丈夫》和《大漠里的白狐子》，它们都定格了一种别处没有的风景。不仅仅是人物本身的美好，更是影响了这些人物的文化的美好——当然，有时也不美好，但它是真实的西部。在某个时代、某块土地上，在那个丝绸之路重镇上，确实有过一种这样的文化，它博大、清新、超越功利，但它也非常复杂，一言难尽。或许，通过这本书，你会更理解那个时代的西部，更了解丝绸之路生活上生活过的人们。

我的那些小说，跟我的《白虎关》们一样，同样刻画了一个真实的西部。它有点像农业文明的背影，也代表了一段正在远去的历史，你还可以把它们看成我对一个时代的定格。它只是我抛出的一块块砖头，我希望它能引来无数块玉石，有更多的人，跟我一起来定格一个正在消失的时代，定格一种正在消失的美好。

丝绸之路上的那个西部已经消失了，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消失了。

一切，正在成为一种绝响。

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我在等待着一种回响。

2015年12月于雪漠文化网

引子 / 1

西部男人

新疆爷：守候爱情的老人 / 11

马二：鬼一样的老头 / 31

马大：西部人的土地信仰 / 43

四爷：消失的磨坊和时代 / 53

牛二：抬头亲戚的宣泄 / 61

猛子：披上狗皮还是汉子吗？ / 75

王秃子：男人的血性与毁灭 / 104

骆驼和骆驼客：他们在远行 / 135

猛子、北柱：掘墓的汉子 / 168

西部女人与生灵

改改妈：西部女子的男人信仰 / 187

灰儿：复仇的母亲 / 210

白狐子：大漠里的仙家 / 237

雪羽儿：黄昏中的女侠客 / 253

鼠神：西部人的“掌柜的” / 271

神婆：通灵的女子 / 287

春香：女子的另类报复 / 297

白轻衣：被爱拯救的灵魂 / 333

月儿：最后的美丽 / 365

莹儿、兰兰：两个女人的命运之争 / 401

后记：定格一个真实的西部 / 436



那天晚上，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，根据西部的说法，不久之后，这神秘的所在会刮来大风。

我相信。我拿出了两个蒲团、两杯茶、一碟蚕豆，在漫天飞舞的黄叶之中，在罡风吹过山谷的巨响之中，我开始了放歌。

我正在唱故乡的民谣，我喜欢这首歌。我从国内唱到了国外，从西部唱到了岭南。这首歌已经流传了很多年，唱的是一个放羊娃的故事。他在荒滩上扯长了嗓门，总是唱得撕心裂肺。我看到他流下了眼泪。那泪水里，有西部人独有的沧桑和憧憬。

我看到树林在狂欢，高瘦的树木扭曲着身体。黑夜之中，它们像极了树妖。我听到了一种声音，那是蟒神在吼叫。在许多年的寂寞里，它们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在我多年的行走里，它们成了我的影子。它们用一种非常像大风的声音告诉我：有人来了。在过去的多年里，它们总在用它们的方式，表达着对我的关爱。不过，许多时候，它们有点多事了。

摇曳的树影中透出了一点光，光的背后，有一个苍老的身影，她举着马灯，拄着拐杖，她步履蹒跚，但表情坚定。她的眼神之中，透出了一种惊喜，她苍老的皮肤上，泛着少女的红晕。

她，就是你。

你是一位老头送上山的。那老头，正在那土地庙里喘息呢。那些日子，老头每天会给我提一罐饭来。

你走向了我，举着那老头给你的马灯。

在皎洁的月光之下，马灯的光照出了另一种意蕴。

你开口说话了，你问：刚才唱歌的，是你吗？

我笑着点头，我听到，我的影子也发出了巨大的笑声。我想，也许是蟒神在笑呢。在许多个静的极致里，它们都会这样笑。在无数个人们认为的大默里，它们总是笑得惊天动地。

你当然没有听到那笑声，你只是仔细地端详着我，似乎不想隐藏你的惊喜。

你说，终于找到你了。

我问，你在找我？

你说，是的，我来西部，就是为了找你。

我沉默着，等你说话。

罡风的巨响，让你的声音有了另一种韵味，你好像穿过了历史的风云。

你的脸被马灯映得通红，你显得很兴奋。你说，2012年4月12日，在《卫报》上，你读了我的一篇小说。

我说，《新疆爷》。

是的，《新疆爷》。

你说，那个老人，带着一种陌生的清新，带着一种西部的意蕴，走入了你寻觅的心灵。在那老人身上，你读到了中国文化里非常感人的一种讯息。你的心被点燃了。你虽然有着六十多岁的身躯，但你的心还是个孩子，你永远怀着一种孩童般的热情，等待与另一个世界的相遇。你特别关注的，就是故乡中国。你说，在所有的牵挂里，分量最重的，是丝绸之路。

你说，你很喜欢赛珍珠，那个作家对中国给予了太多的热情。你很喜欢她。你总是在她的作品之中，读到你自己的影子。你能读懂她的心。你虽然直接接受英式教育，但你有着一颗眷恋东方文明的心。你说，在你可以选择的时候，你选修了人文，主攻东亚文学。在这个很难得到高工资的领域，你找到了属于你的乐趣。

你一次又一次地穿行在荒山之间，你一次又一次地奔波在神奇的大地，你一次又一次地陶醉在神秘之中，你就像一个寻宝的孩子，总能发现未知的惊喜。

但是，当那西部的老人走入你的生命时，你突然发现，在真正的东亚文学之中，原来有着那么多你未曾涉足的神奇。

你说，它就像我的歌声，蕴藏了太多的信息。

透过它，你看到了遍野的焦黄，你看到了无边无际的神秘，你看到了旷野的呼唤，你触到了一种博大的气息，它像清风般弥漫了你的生命。你的心里燃起了另一种期待，你想走向那歌声的源头，你想探访这块土地的秘密。

虽然你寻觅了那么久，但你还是想走向我。你想请我为你打开一扇门，你想触摸西部大地的脉搏。你想深入中国文化的深处，你想感受丝绸之路上的那种熟悉又陌生的温馨。于是，你拿起了你的拐杖，你提起了你的马灯。有一种属于少女的激情，在你的血液里燃烧了。

你听见血液在血管中轰鸣，你感受到某种大气在包裹你的身体，你感到大地在跳动，你听到了西部神灵的歌唱。你觉得，今晚，或许你会打开一座西部的宝藏，你当然知道，你找到的，不仅仅是在荒山间闭关多年的我。

你说，你来这山谷，是为了寻访蟒神。你对蛇崇拜一直很感兴趣，但你没有想到，在蟒神出没的地方，会有一座亮着灯的小屋。它在一个大风的夜里，为你点亮了一盏文化的烛火。

你笑了，笑声回荡在罡风里，恍惚间，我在那笑声里，看到了一个二八少女。让你年轻的，不是音乐，不是艺术，不是一颗细腻感性的心，是你独有的诗意和热情。

你说，那个叫丝绸之路的名字，总是在感动着你。你总想读懂它所有的秘密，你想知道，这西部大地的呼吸之中，有着怎样的温馨和神秘。

你总是看到黄土上那些流汗的身影，他们像故乡的老树，伸展着自己的身躯，他们的双足深深地扎进了泥土，他们的灵魂中迸出了亘古的诗意。

于是，你也在呼唤了。只是，你的呼唤没有声音。

但我听得到。我能读懂你。

你能读懂我吗？

你或许也会发现，我们的相遇，其实是历史的相遇，是两个世界的相遇，也是诸多文化的相融和撞击。

所以，我答应了你，我向你敞开了我灵魂坛城的大门。

淡黄的灯光洒满了你的全身，但我看到你惶恐的眼神。

你的目光落在我案头的那摞书上，我知道，你有一丝的畏惧。

你知道你没有太多的时间，你的旅行，并不是没有归期的灵魂之旅。

我有一丝的失落，但很快，我笑了。

既然我能接受命运把你带向了我，我就该相信，命运已布好了最美的棋局。

是的，我曾经是个宿命论者，但在很久之前，我不再理会宿命。我在这荒谷之中静坐多年，我已能穿过历史的风尘，看到过去和未来，看到我生命深处的那条轨迹。所以，我像黑寡子那样喊道：“风雨雷电随身带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！”

你的脸上，露出了好奇。你问我，黑寡子是谁？

我笑了，我说，你去看《西夏的苍狼》，我指了指案头。

你低了头，窃窃地笑了一声。

你这害羞的女巫。

谁叫你带来了另一个世界的讯息呢？

于是，我叹了口气，思量片刻，准备给你讲你想听的故事。

你可知道，我高举月下灯，正等待举了马灯蹒跚而来的你。

你可知道，这场寻觅，会有怎样的意义？

我知道，你不理解。

要是你看了我的那么多书，你一定会认可我说的话，但你在不该退缩的时候，仍然退缩了。你跟世上的许多人一样。你说你没有时间。你说你年华已老，你已眼花，你苍老的身躯，背不动太多的书籍。远行的航船在等你，你还没撕毁那张过期的船票。

世上有太多人都像你，他们太在乎世界的评判，太在乎世界能带给他们的东西。所以，他们也没有时间。

但是，在你身上，我还是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东西。我理解了你奔波在荒山之中的心。我读懂了你举着马灯走向我时，你心中的那份诗意和惊喜。

也许，有一天，你能看到山间的明月，你会感受到那巨大的晕圈。

我于是打断了倾诉中的你。

我说，知道吗？在风水学中，晕圈代表了风，风代表了交流。风和水这两种流动的物质，代表了两种生命气息的交融。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小秘密。

你笑了。你点点头。你苍老的皮肤闪着年轻的光芒。

你说，你一直想找到一个不为人知的西部，你想从西部的故事中，读懂一个真正的丝绸之路。你觉得，丝绸之路上，也许蕴藏着人类文化的全息。在这方面，你有超人的直觉。

你关于丝绸之路的说法，深深地打动了我们。

我相信，你的心中，也有一种寻觅。

我理解。

我能看到奔波的你，我能感到你汹涌的诗意，我能触摸你期待的灵魂，我能读懂你宿命里对中国西部的热情。我很感动。

你遗憾地说，可惜你没有写作天分。

你确实没有写作天分，你对事实的考究，已经遮蔽了你的灵性和智慧。但你有热情，它让你从诸多的学者中突显出来，它让你读懂了这块土地的呼唤，它让你发现了无尽的沧桑，让你看到了壮美和辽阔，让你看到了博大和浩瀚，它让你发现了一座壮阔的大山。你看到的，是你不曾涉猎的讯息，也是大山中闭关的我。

在这荒山之中，我已待了很多年，这小小的茅屋，已成了我生命的常态。在这宁静的所在，我总能感到土地的温度，感到大地的脉搏，感到一种跳动的、诗意的旋律。

但我知道，你不理解。

你也像他们，总在寻找一种用，却忘了，真正的大美，是无用，那无用的大美，才是大自然的天籁。

西部大地上有太多这样的天籁，你听到了吗？

你的眼睛发出了光，像闪着荧光的蝴蝶，在空气中飞舞。

但你仍然在期待。

你仍然想听这块土地上男人和女人的故事，你仍然希望我从那么多长长的书中，选出一些你需要的文字，你仍然想在短时间内，触摸到那块土地的脉搏，感受到那块土地的温度，感受一个生命深处的中国。

你为啥这么着急呢？你看，你的额间晶出了汗。

你在惊喜地等待着。

我知道你很吃惊，你很惊讶，你感到一种命运的相遇，就像罡风的巨响，

在你的生命中响起了。

但是，我多么希望你能看到心间的明月，你能感受到那皎洁的气息，你能读懂那个诗意的晕圈。

我多么希望，你能读完我全部的文字。在我的文字中，你定然能找到你的寻觅。但你已经老了，你在最美的寻觅之中，已失掉了最美的青春。

于是，我接受了你的邀请，准备选一本书，为你贡献一滴露珠，让你看到整个世界的颜色。

我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狂风渐息，树林像少女般温柔。夜的黑影中，它们站出了女巫的神秘。

我说，好。

我没有办法把大海给你，那就选几朵浪花吧。希望我的选取，对有缘的你，有它独特的意义。

欣慰的是，我将要讲述的故事，既是那些人物自己的故事，也是那块土地的命运，蕴含了关于土地、关于人和文化的诸多讯息。

你说，好，就从《新疆爷》开始吧。

你说，时光久了，新疆爷已在你心中活了，但你还是想听我用浓浓的乡音，讲一讲这个属于西部的老人，讲一讲这个西部独有的故事。

我说，好，就从《新疆爷》开始。

你问了一个让我失落的问题，你说，你很想知道，新疆爷，真有这个人吗？

你的眼睛在黑夜里发光，你又让我想起了他们。

我叹了口气。

你像做错事的孩子，下意识地扭绞着你的手指，你的眼神之中，有一种慌乱的问询。你想从我的眼睛之中，读到自己的错误。你像迷乱的小鱼，想读懂大海的呼吸。

我知道，作为一个汉学家，作为一个著名学者，你的发问，代表了一种考据，但文学是不能这样问的。文学是一种艺术，许多时候，它更在乎的，并不是再现，而是创造。

但我没有说，我笑了。

我说，他是真的，我下面讲到的所有人物，他们都是真的。他们都真实

地在这世界上活过。在我创造的艺术之中，都留下了他们的生命气息。但他们只是一些老百姓，不曾期待一个作家赋予他们的永恒。他们静静地活了，又静静地走了，他们以为，自己已经走完了这一段的生命。他们很安静，他们没有带走天地之间的一点一滴。

所以，他们是真的，那些故事也是真的。在一个学者的话语体系之中，他们有着真实的意义。

你高兴地说，好。

我也说，好。

我端起茶杯，也递了一杯给你。

我说，我们边喝茶，边吃蚕豆，边听故事，好吗？你接过茶杯，从碟子里轻轻拈起一粒蚕豆，放进嘴里。喀嘣一声，你的眼神闪过一丝羞怯，流星般滑过黑夜。

我剥下一粒蚕豆皮，扔进篝火，火光暴燃，跳出了神秘的舞蹈。

我说，瞧，那老人穿越几十年的时光，从岁月的那一面走来了……



西部男人

新疆爷：守候爱情的老人

马二：鬼一样的老头

马大：西部人的土地信仰

四爷：消失的磨坊和时代

牛二：抬头亲戚的宣泄

猛子：披上狗皮还是汉子吗？

王秃子：男人的血性与毁灭

骆驼和骆驼客：他们在远行

猛子、北柱：掘墓的汉子

